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達三　本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四人　附見九人

周沔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傳一　惑遠　慧充　慧明

陳南嶽衡山釋慧思傳二

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顗傳三

隋京師清禪寺釋曇崇傳四

隋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五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六　僧蘂　僧集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傳七　玄覺

隋趙郡障洪山釋智舜傳八　智贊

隋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鍇傳九

隋天台山國清寺釋智越傳十　波若　法彥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也。以梁大通五年辛亥之歲生于湘州長沙郡。天挺英姿，秀拔羣表。雖居綺年，人多傾異。覺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修序，深有殊致。時湘部名僧相謂曰：弥闍梨位地難測，然入如來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結髮日新，祢八歲能詩書，體貞鑒遠，識者知非常器。然而銳精聽習，妙入深義。故

使理超文外照出機前智不驚愚貞
無絕俗道親物踈州閭賛重年十五
誦法華經兩旬有半一部都了尋事
剃落學無常師専行方等普賢等懺
討擾華嚴以致明道行自褒汚闇恩
光先路二大禪師千里来儀殺心者
衆乃往從之後遊傳城山即古松仙
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
歲祈心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
建寺塔及命未至山夕壽忽悅焉如
夢大見神祇嚴衛館側至覺驚喜登
巖帳望遂覩梵覺椽盎林乃命至也
越而礼謁即捨所住為善光寺焉供
事駢羅衆侶咸會晚於州治講維摩
經大乘駕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禪
智所指因弟倒戈既滿九旬便辭四
部衣鉢隨從還反故林有法音禪師
者同郡郝人本姓王氏不言知已兩遂
德用同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修學
心定未結數句法門開發諮質遲疑
乃惟反啓懼失正理通訪德人故首
自江南終于河北遇思邈兩師方祛
所滯後但還仙城僅得五稔預知亡

日乃攜手於松林相顧笑曰即斯
實慶更可終焉寺者初聞未之吾也

所滯後但還仙城僅得五稔預知亡

日乃携音手於松林相顧笑曰即斯
所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
不盈旬望同時遇疾命以周天和三
年十一月五日精爽不謬正坐加趺
面西念佛咸覩佛來合掌而卒同衆
有夢天人下地幢幡照日又聞房宇
唱善哉者奇香異樂聞熏非一音其
月十七日亦坐本處所現瑞相頗亦
同倫然命音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
即於樹下耩甓成墳有弟子清信士
鄭子文立碑于寺門人慧朗綴傳命
業不墜禪風化行安沔道明隨世初
命與慧思定業是同賛激衡楚詞采
高挨命寔過之深味禪心慧聲遐被
著大品義章融心論還原鏡行路難
詳玄賦通述佛理識者咸誦文或隱
逸未喩於時有注解者世宗為貴自
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有菩薩
戒弟子濟北戴逵學聲早被名高列
國乃貽書於命曰竊以渭清涇濁共
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稟堅貞之
質幸預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
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

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

賢幸預含靈五常理寘鄣國三教是

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四丈　丞

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
玆一世豈如興法輪於鹿菀湯忌想
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
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振行高
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貝笈
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
棲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探辟水之
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空真羅浮之記
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拆疑生
瑧公著論表集若吞雲夢如拍諸掌
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
辟臨玄鏡稟羅云之密行穆賓頭之
福田撫艳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支
將進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
植杖龍泉乃為精舍迴車駕首即創
伽藍鑿嶺安龕誅假聚砂成塔因山
搆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
華陰法侶朋衝衆齊褸下禪室晨興
時芳杜若支提暮啓塹覽入桃源香山
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鳥孫
琴而高韻紫盖負松仍為上辯洪崖
神丹即鎣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
同輩崇峯景行彌仍懸絕弟子葉風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五丈　丞

鼓扄欲海沉形泊渚宮淪霞將歷二

神丹即登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
同輩崇峯景行所攜仍懸絕弟子業風

鼓處欲海沉形洎渚宮淪覆將歷二
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
我歸軌一乘遣蕩胥衿朗闢二達既
念鼠藤弥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
書五禮優柔三玄餐餼頗絕韋編攝
述餘緒要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從
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攀龍門而搦會
稽賦鵬鶴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不亦
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辟常
欲彈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郎城許
脩隗館屈膝情欣係纖遇同邊履
末盡開衿處嘆飄忽尋拂衣世網脫
屣牽絲滄波濯纓漢陰抱甕行飡
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
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析挑無妨
請益所希弥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
高論時沓嘉賓冬暖如春顧弥清軌
室迹人遐弥軫襟帶餘辝淺簡望無金
玉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
生夫一貞常湛微妙於是同玄万聖
乘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関明道
東野談仁彫朴改工有無異軌今若
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地

象里詩何周孝以上有無異軌今若
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地
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
味檀越紉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
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
矣能忘路顏生之逸軌損之為道慕
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談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
弱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
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
以奇文長卿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
壃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
踰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
鑒苦空忘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
湖是以屬歎牽然與言世網辭同應
陸調合張嚴嗟失火之遽傳愍清波
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充虛四扇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
一真解十纏而遺三患斯之德也寧
不至哉貪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
慙花水戒非草繫才伴撤燭學謝傳
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
以淹滞一丘寓形蓮柳端居千仞託
志猗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朓

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

以流滯一丘壑形迹棲遑居千仞詰
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條三旬於眺

兔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畫視遊
魚聊追二子華戶弊衿既在原非病
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
侵樹猨難靜勞想兢鷩頭倦思難足至
於林彫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
鸎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
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
懽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
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懃聞東海之
談所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結
期明旦白駒可縶用永今朝善敬清
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時
或以遠即晉代譙國戴逵今考校行
事非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
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經一
百三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
非濟北明矣時又有沙門慧曉亦以
禪績獻公文才並於慧命比遊齊壤
居止靈巖數十年間幽閑精業衆初
不異之也及鄉民有任山蒋令者曉
去鄉歲久思問親親行至縣門使人
通令令正對客未許進之踟躕之間
又催通引客猶未散令且更延曉悟

日非令忘為違退乃吾之愛憎耳豈

又催通引客猶未散令且更延曉悟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八丈
曰非令之爲進退乃吾之愛憎耳豈
鄉壞之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
裁釋子賦紙盡辞窮告曰若令問覔
可以此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
故賦云咄哉失念欻尒還覺是也及
後追靈巖窮討不見出賦示僧方知
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袪鄙恡
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栖心時復流目
人世而還晦形幽阜不測其所終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
慈育知名閭里稱言頌逸恒問嘗夢
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辞親入道
所投之寺非是練若數感神僧訓令
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禀具足
道志弥隆逈栖幽靜常坐綜業日惟
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絶
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千
遍便滿所止菴舍野人所焚遂顯厲
疾求誠乞懺仍即許焉既受草室持
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
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坐命曰汝先受
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即
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仰僧三十二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九丈
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

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仰僧三十二

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寤方
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剋念翹
專無棄昏晩坐誦相尋用為恒業由
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弥
勒弥陁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
養又夢隨從弥勒與諸眷屬同會龍
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
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
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事
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
定經歎禪功德便尒發心修尋定友
時禪師慧文聚徒數百衆法清肅道
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
節營僧為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
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
證又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
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
相因此驚嗟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
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
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
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
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
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

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

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
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
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
歲慨無所獲自傷昏沉生為空過深
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尒開
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

六特勝背捨除入便自通徹不由他
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己所證皆蒙隨喜
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
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寔繁乃以大小
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
衆雜精麁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
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為害乃顧徒屬
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
逃此責責是宿作時来須受此私事
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
避此難時冥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
往武當南岳此入道山也以齊武平
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高騖前賢
以希栖隠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
國乱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數年之
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
衝佛法云崩五衆雜潰其中英挺者
皆輕其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相
從跨險而到者塡聚山林思供以事

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

旨輕其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相
從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

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
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寶函
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又請
講二經即而叙攝隨文造盡莫非幽
賾後命學士江陵智顗代講金經至
一心具万行處顗有疑焉思爲釋曰
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
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
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既身證不勞
致疑顗即諮受法華行三七境界難
卒載叙又諮師位即是十地思曰非
也吾是十信鐵輪位耳時以事驗解
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依能知密
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别苦海然
其謙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
大蘇弊於烽警山侶栖遑不安其
地又將四十餘僧經趣南岳即陳光大
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既至告曰吾寄此
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必事遠遊又
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
一佳所林泉竦淨見者悦心思曰此
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之
房殿基塼僧用器皿又往巖下吾此

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終有今身也
僉共尋覔乃得枯骸一聚又下細尋
便獲髏骨思得而頂之為起勝塔報
昔思也故其徒侶事驗如合契矣
類非一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
經論鎭長講悟故使山門告集日盛
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思
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岳勅使至山
兩虎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
有小蜂来螫思額尋有大蜂噢煞小
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問不
以誠意不久謀囙一人暴死二為猘
狗嚙死蜂相之徵於是驗矣勅承靈
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往瓦官遇
雨不濕履泥不汙僧正慧暠與諸學
徒相逢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
舉朝嘱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
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
往寺礼覲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
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敬便
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
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即
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懷仰之言於道
俗故貴賤皁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給

送別工者思云寄於南岳上十年耳

日忽有聲告[illegible]

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皁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云寄於南嶽止十年耳年滿當移不識其旨及還山舍每年陳主三信參勞供積衆積榮盛莫加

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尒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告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懴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无荅者因屏衆斂念湛然命終小僧雲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煖身軟顏色如常即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究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蒙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

便驗因定發慧此旨不虛南北禪宗

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

便驗因定發慧此旨不虛南北禪宗
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
不倚不斜牛行象視頂有肉髻異相
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
心鑒照冥伏訥於言過於便誨引行
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纊皮革多
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寒
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
百載惟斯南岳慈行可歸余嘗參傳
譯屢覩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
無蠶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故知若
乞着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
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
導聖檢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
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
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
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
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焉即梁散
騎孟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
夢香煙五采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
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
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

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

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
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

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
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
內外胥悅盛陳鼎俎相慶乃火滅湯
冷為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
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
異焉鄰室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兼用
後相復名光道故立二名字參互稱
之眼有重瞳二親藏掩而人已知兼
以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年一已来口
不妄噉見像便礼逢僧必敬七歲喜
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
初契一遍即得二親遏絕不許更誦
而情懷悒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
非夙植德本業延于今志學之年士
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
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
師冥依玄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
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
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
地面橫經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
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旬未
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
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
又受法於冣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

乘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
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
又受法於寂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
位也思每歎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
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
為說四安樂行顗乃於此山行法華
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
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
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
思云非尒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
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砂山如前
入觀於經有疑輙見思來冥為披釋
尒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惟於三三
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裁解
曾不留意思躬執如意在坐觀聽語
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
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尒及學成往
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
既遊南岳顗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
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
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
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
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宋熙天
宮寺僧晃請居佛窟斯由道弘行感
故為時尭齊迎顗任機便動即而開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十七大　承

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命及

宮[illegible]
故為時兵齊迎顗任機便動即而開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十七丈　承
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命及
梁代宿徳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江
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
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莊嚴寺
道跨吳會世稱義窟辯号懸流聞顗
講法故來設問數関微覈莫非深隱
輕誕自矜楊眉舞扇扇便墮地顗應
對事理渙然清遣榮曰禪定之力不
可難也時沙門法歳撫榮背曰從来
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羞
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
講智度論肅諸来學次説禪門用清
心海語嘿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
万重雲日半垂其側海滄無畔泓澄
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搖手申臂至于
岐嶷挽顗上山 云云 顗以夢告 所見通
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
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蘭曇
密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辯等
二十餘人挟道南征隱淪斯岳先有
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
慧兼習蓋神人也顗未至二年預告
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来相就宜種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十八丈　承
豆造醬編蒲為席更起屋舍用以待

慧兼習蓋神人也顗未至二年預告
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

豆造醬編蒲為席更起屋舍用以待
之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
迴車瓦官與顗談論幽極既唱貴位
傾心捨散山積虔拜殷重因歎曰吾
昨夢逢强盜今乃羨諸軟賊毛繩截
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
聞闇射則應於弦何以知之無明是
暗也唇舌是弓也心慮如弦音聲如
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
方圓任象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
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尒後
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
可知矣吾自行化導可各隨所安吾
從吾志也即徃天台既達彼山與光
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
早年山上摇手相喚不乎顗驚異焉
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
秋九月矣又聞鍾聲滿谷衆咸恠異
光曰鍾是召集有緣尒得住也顗乃
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
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真地平
泉清徘佪止宿俄見三人皂帽絳衣
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聿創草

庵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
成彌會光日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
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為禪師立寺堂
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顗後於寺
北峯頂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
震吼魑魅千群一形百狀吐大聲叫
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
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
二親枕顗膝上陳苦求哀顗又依止
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强耎兩緣所感
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
乃可為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
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
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
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為
安樂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
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
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
擎香爐遶顗三匝久之乃滅雄及大衆同
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皆如此也
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
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
理治夜便習觀顗謂門人智越吾欲

勸王更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

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
理治夜便習觀顗謂門人智越吾欲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二十夫承
勸王更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
無舊必應寒熱顗曰息世譏嫌亦復
為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絶時乃
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
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
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荅乃遶王
一匝坦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
天台闍梨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遐迩
傾渇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以救
矜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
遊涙法門貫通禪苑有為之結已離
無生之忍見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
愛水雖餐法喜弗祛蒙弊之心徒仰
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驚羲和
之轡不停月鏡迴斡恒娥之景難駐
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
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梨恒修
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覲
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一乘云云其
為天王信敬此類也於即化移海山下
法政歐閩陳疑請道曰昇山席陳帝
意欲面礼將申謁敬顧問羣臣釋門
誰為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二十夫承
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

意欲函者將申言首屑閑參日粹門

誰為名勝隱暗奏曰允官禪師德邁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二千天字

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
令高步天台法雲東鶩願陛下詔之
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
入顗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
後為永陽苦諫因又降勅前後七使
並帝手疏顗以道通惟人王為法寄
遂出都焉延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
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列導於前主書
舍人翊從登陛礼法一如國師瑋闍梨
故事陳主既降法遂百僚盡敬希聞
未聞奉法承道因即下勅立禪衆於靈
曜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頻降勅於
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
晅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顗
接問承對厥啓法門晅執爐賀曰國
十餘齊身當四講分文指義謂得其
歸今日出星叔見巧知陋矣其為榮
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諍
竟不足及顗之御法即坐肅穆有餘
遂使千支花錠七夜恬曜舉事驗心
顗之力也晚出住光曜禪慧雙弘動
郭奔隨傾意清耳陳主於廣德殿
下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
不逮于時撿括僧尼無貫者万計朝

郭奔隨何意清正隨王於廣陵
下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
不逮于時撿括僧尼無貫者万計朝
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顗表諫
曰調達誦六万為經不免地獄槃特
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開
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簡是則万人
出家由顗一諫矣末為靈曜褊隘更
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
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顗曰冠達梁
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
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
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
並崇戒範故受其法文云仰惟化導
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王汲引天人
照燭光暉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
之象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
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
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来尚矣伏希
俯提所請世世結縁遂其本願日日
增長今奉請為菩薩戒師便傳香在
手而瞼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
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路次盆
城夢老僧曰陶侃瑞象敬屈護持於
即往憩匡山見遠圖續驗其靈也究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二十三丈　承

如其夢不久尋陽反叛寺宇焚燒獨

即往憩匡山見遠圖續驗其靈也宛

如其夢不久尋陽反叛寺宇焚燒獨
有茲山全無侵擾信護象之力矣未
剋迹雲峯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
揔淮海承風佩徳欽注相仍欲遵一
戒滌奉以為師乃致書累請顗初陳
寡徳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
乃求四願其辭曰一雖好學禪行不
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
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
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長逢離亂
身闇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
其分域閒傳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
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
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
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
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
其為法勿嫌輕動四三十餘年水石
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
興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
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以
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
希淨戒如願唯諾故躬制請戒文云
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

胎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恥崎
岖於小逕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於
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万行戒善
為先菩薩十受專持冣上喻宮必先
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
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
能仁奉為和上文殊冥作闍梨而必
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
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才亡身於法
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
遵時導禪師佛法龍為戒珠圓淨定
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爭辯先物後
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眾所知識弟
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檝遠迎每慮緣
差值諸留難師亦既至心路豁然及
披雲霧即銷煩惱今開皇十一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總管寺誠設
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
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
嚴同如來慈音諸佛愛等視四生猶
如一子 云云 即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
法名曰大士為度遠濟為宗名實相
符義非輕約今可法名為總持也用

攝相兼之道也王頂受其旨教曰大

法崇曰大士為度逵濟為宗名實

符義非輕約令可法名為捴持也用

攝相兼之道也王頂受其旨教曰大

師禪慧内融導之法澤輙奉名為智

者自是專師率誘曰進幽玄所獲施

物六十餘事一時迴施悲敬兩田願

使福德增繁用呂家國便欲返故林

王仍固請顗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

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

至于城門顧曰國鎮不輕道務致隔

幸覩佛化弘護在懐王礼望目極銜

泣而返便泝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

行道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

累迹相造又上渚宮鄉壤以荅生地

恩也道俗延頸老幼相携乃戒場講坐

衆將及万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

勅給寺額名為一音其地昔惟荒嶮

神獸虵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

乾旱百姓咸謂神怒顗到泉源師衆

轉經便感雲興注虛謗自滅捴管宜

陽公王積到山礼拜戰汗不安出曰

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

頓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遺手疏請還

辞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

悉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受身雖

跡漏心護明珠定水禪支暫歸前

語云弟子多幸謬稟師道無量劫来
患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受身雖
跡漏心護明珠定水禪支夙昔歸誠

荷國鎮蕃為臣為子豈寂四緣能入
未睹霓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脫不
聞明不少即日欲伏膺智斷率先名
教永況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
開化不師嚴導尊可降意不宿世根
淺可發萌不善薩應機可逗時不書
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罩釋典而不
從師今之慊言偹避素欵成就事重
請棄飾詞顗杳書云謬承云云擬述
師資顧此庸微以非時許況隆今命
弥匪克當徒欲沉吟必乖深寄王重
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
靡心有在仰惟久殖善根非一生得
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岳記莂說法
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
于時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
彼國明試凡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
强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纔獲交綏
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
屢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
瞻仰承前判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
驗乎金口比釋所談智者融會甚有
階位辟若群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

瞻所承前弁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
發乎金口比釋所談智者融會甚有
階位辟若群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
始得佛意惟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
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令
造淨名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儀並
才華胄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
受持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
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顗
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
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
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矚
顗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
表蓋棺還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
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大嘉慶時遏
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懺
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
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
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
奉冥告勢當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峯
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
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
吾雖不敢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
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
石城寺掃灑吾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

壁面向西方稱阿弥陁佛波若觀音

石城寺掃洒吾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

壁面向西方稱阿弥陁佛波若觀音
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以近身
自餘道具分為二分一奉弥勒一擬
羯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
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
為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曰復何所
聞觀心論内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
擾於他又請進齋飯答曰非但步影
而為齋也能無觀無緣即真齋矣吾
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
多歎又出所制淨名疏并犀角如意
蓮花香爐與晉王別遺書七紙文極
該綜詞采風標屬以大法末乃手注
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別
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
華經題顗讃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
生本迹弥大微妙難測輟斤絶絃於
今日矣又聽無量壽竟仍讃曰四十
二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
去去 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
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
其位者答曰汝等懶種善根問他功
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 去去 吾不領衆
必淨六根為他損己只是五品内位耳

其位者荅曰汝等嬾種善根問他功
德如肓問乳蹶者訪路去去吾不領衆
必淨六根為他損已只是五品內位耳
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来迎我
波羅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
汝明導又勑維那人命將終聞鍾磬
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為期
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
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
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
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也滅後依有遺教而殯
馬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披衣猶
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
壟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
衆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自顗降
雲龍象育神江漢憑積善而託生
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佩異光
解統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世不染
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於蕃
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敎什物標域寺
院殿堂廚宇以為圖樣告弟子曰此
非小緣所能締構當有皇太子為吾
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
事見別傳徃居臨海民以滬魚為業

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

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滬魚為業

罶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
餘所顗測隱觀心彼此相害勸捨罪
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即
以買斯海曲為放生之池又遣沙門
慧拔表聞于上陳宣下勅嚴禁此池
不得採捕國為立碑詔國子祭酒徐
孝克為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
不覺墮淚時還佛隴如常習定忽有
黃雀滿空翱翔相慶鳴呼山寺三日
乃散顗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
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之猶同陳世
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有蕈
䕺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顗着
他游蕈即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
所著法華疏止觀門脩禪法等各數
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
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
畜一字自餘隨事流卷不可殫言皆
幽指奕徹謫思開天煬帝奉以周旋
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
以聲光溢于宇宙咸相被于當今矣
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塵以石門關以
金鑰所有事由一關別勅每年諱日

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

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塵以石門關以
金龠所有事由一聞別勅每年諱日

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
令揚素性庚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
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勅授以戶龠
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顗東
西垂範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
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經一十五
藏金檀畫像十万許軀五十餘州道
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
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
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
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
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遐
遂栱木俄森為之行傳廣流於世隋
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遺
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
值乱便失
釋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幼
解信奉七歲入道博誦法言勤注無
絕後循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慧燈
欲全本資彌念聖果將克必固定想
因從開禪師而從依止逮乎受戒志
逾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遍依而講
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為宗後

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頷上鼻端是所

逾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遍依而講
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為宗後

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領上鼻端是所
存想山間樹下為其居處既而光明
內發色相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
徧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衆稱為
第一遂得同學齊敬又号為無上士
也及師亡遺囑令攝後徒于時五衆
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滿
關河尋路追風千里相屬填門盈室
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終學人空
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
欽承乃下勅云崇禪師德行無玷精
悟獨絕所預學徒未聞有犯當是尊
以德義故則衆絕形清可為周國三
藏并陟岵寺主即從而教導僧尼有
序響名稱焉每為僧職滯蹤未詳遊
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未遺法淪
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
授金紫光祿等銜並不依就雖沉厄
運無癈利人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法
炬還炤即預百二十僧勅住興善尋
復別勅令宰寺任重勤辭遜又不受
之而道冠僧羣王公戒範昔以佛法
頹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法

因以奏上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
國家供給終于文世高唐公素稟行
門偏所歸信遂割宅為寺引衆居之
勅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可為
清禪今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
王欽敬禪林降威為寺檀越前後送
戶七十有餘水磑及碾上下六具永
充基業傳利于今天子昔所承名今
親正業開皇之初勅送絹一万四千
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錦
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
下令送錢五十貫氈五十領剃刀五
十具崇福感於今願流於後望建浮
圖一區用酬國俸帝聞大悅內送舍
利六粒以同弘業于時釋教初開圖
象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勅為追
匠社崇令其繕續料錢三千餘貫計
塼八十万帝以功業引費恐有遺竭
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捴一
千三百對以助隨喜開皇十一年晉
王鎮捴揚越為造露盤并諸莊飾十
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竦
曜太虛京邑稱最尒後覷遺相接衆

具奩委王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

曜太虛京邑稱寂尒後覲遺相接衆

具嚴委王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
調度種植樹林等事並委僧衆監檢
助成崇既令重當朝往還無壅宮閤
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便進
時處大內為送淨業文帝礼接自稱
師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于本
寺則勅令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
自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蓄衣
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遷
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悼下勅
塋為所須並事有司供給皂白弟子
五千餘人送于終南至相寺之右為
建白塔勒銘存今初崇未終七日寺
內幡竿無故自折門外及井忽尒便
枯衆恠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遺告曰
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即以衣資施於
三寶及至後夜不覺有異相就而觀之
方知氣絶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
奏聞莫不懷慟

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業
禪有聞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
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獸來前伏
為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頷
至情無所畏衆咸覩之以為異倫也

招幽明虎豹無擾會有羣獸來前伏
為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頭
至清無所畏衆咸覩之以為異倫也
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在蕃搜選
英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
追入晉府慧日道場并隨王至京在
府通化末還楊州路中感疾而卒停
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
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
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教歸
葬本山以旌誠敬
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
敦幽尚遍履名山晚未遊步天台綜
習禪業入房閇戶出即蕩門衣鉢隨
身惟留床席寔輕清之丈夫也陳祚
伊始負錫龍盤絕跡人世五十餘年
貴尚援陁恒居宴默自少及終胥不
親物雖形衰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
弥厲以仁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
于蔣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
遺旨令尸陁此嶺後収窆於山南奉
造三層塼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
家便從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
名各緣其類依巖服道往還絡驛白
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
宗嚮滿有弟子僧襲者慜心斷分由性

家便從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
名各率其類依巖服道往還絡驛白
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
宗郝滿有弟子僧襲者慇斯汾曲往
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恐有乖離雖
經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
十餘度元元之情情無已已磨嶂有
盡瘖心難捨善乃從馬居住馬頭山
中大行禪道攝虞晉絳荷襆相讀衆
聚繁多遂分為四部即東西二林杯
盤大黃等處是也皆零房別室星散
林巖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為標據
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
弥隆及疾篤將極告弟子曰吾患顏
中冷結著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粮粒
既斷嬾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給
因覺為病耳死後可被腸看之果如
所言又累日各勤修業不勞化俗廢
尒正務者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
命可坐于瓮中埋之以大業初年三
月十一日加坐如生卆于大黃巖中
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住絳州結心
定業承習善公不辭其化晚住晉州
寶嚴寺充僧直歲監當稻田見殺水
陸諸蟲不勝其酷因擲棄公名退崇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三十七大丈

故業以善師終曰他行不在借訪時

寳嚴寺充僧直嵗監當稻田見繁水
陸諸徑不勝其酷因擲棄公名退棠

故業以善師終日他行不在借訪時
人又並終沒遂遺諸供度就山設會
悲慟光迹願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
所在忽聞爆聲振裂響發林谷見地
分涌兊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
志鮮映逾於生日因取骨舌兩以為
塔襲以貞觀十五年正月九日卒於
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隱
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
僧集者苦節山林聚徒禪業養虵畜
鼠馴附可以手持常現左右駈逐不
去有俗人来輒便自隱
釋安景姓石氏滄州人七八被舉秀
才至鄴都為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
究文義須便輒引魯無所遺五載之
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師所聽大品
維摩景既後来門側立聽深鑒超拔
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參問繁廣
令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秘奧之極
既泼乃心便志存捨俗二十有七與
諸妻子執別告云自臨漳已南爲吾
所遊名涅槃境臨漳已北是生死分
尒之行往也吾誓非聖更不重涉還

嚴寺純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為意

所遊名湼槃境臨漳已北是生死分
介之行往也吾指非聖更不重涉還

嚴寺純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為意
得榮觀帝壞譽顯當鋒

釋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為書
生博通丘索工書善談庠序附馬年
二十餘猒世出家事雲門稠公居于
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覊雜
纔有昏情便有靈祇相誡或動身衣
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量丈餘遶院相
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
定經于四年後北遊贊皇許亭山依
倚結業聲績及遠有資其道供者便
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待又獵者
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
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
舜苦諫便棄弓解鷹從舜請道漸
學經義於是課篤數村捨其獵業斯
則仁濟之誠也後專習道觀不務有
緣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即刺股流血
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逐其處也故髆
上刺處斑駁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
同伍誠不共矣處山積歲剪剃無人
使以火燒鬆弊服遺食屢結寒炎度
景分功無怠造次性少貪惱手不執財

每見貧餒淚垂盈面或解衣以給或

便以火燒身與肌遺餘屢經寒炎處
景分功無忌造次性少貪慳手不執財

每見貧餓淚垂盈面或解衣以給或
割口以施由此內撤外化所親之中
見其弘敬十人出家並依衆行練心
節量踵武揚風後年疾既侵身力斯
盡常令人稱念繫想淨方遂終于差
末感氣疾忽增十有五日勵念如初
卒于光氏縣屈嶺禪坊時年七十
有二即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
塟于終所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
民素重衆道夜偷尸柩瘞于巖中及
往追覓皆藏其所三年之後開示焚
之起白塔于崖上自衆之入道精厲
其誠普處儒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
得不淨觀腸腑流外驚歇叵陳所見
餘人例皆不淨內溢乃就禂師具蒙
印旨為雲門官供當擬是難因就靜
山曉夕通業不除公名不行公寺而
內德曆運遠闡帝闕開皇十年下詔
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
谷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日極寒禪
師道體清勝教導蒼生使早成就朕
甚嘉焉朕統在北民之上弘護正法
夙夜無怠今遣上開府盧元壽指宣

往意并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楊

甚嘉慰朕緒在北民之上弘護正法
夙夜無怠今遣上開府盧元壽指宣
續高僧傳第十七 第卅二丈 承
往意并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揚
達以舜無公貫素絕名閒依勅散下
方始知之乃為繫名同界寺用承詔
旨而舜亦不臨赴山民為之起寺三
處交絡四方聞造欣斯念定而莫堪
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不可
例也每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複財
之衣就施獄囚春秋二時方等行道
餘則加坐幽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
心用力疲轉讀藏經凡得四遍左手
執卷右手執燭十宿五宿目不曾睒
佛名贊德誦閱如流昏晝六時礼懺
終化有弟子智贊幼奉清誨長悟玄
理攝論涅槃是所綜博今住藍田化
感寺承習禪慧榮其光緒比多徵引
終遁林泉
釋智鍇姓夏侯豫章人少出家在揚
州興皇寺聽朗公講三論善受玄文
有名當日開皇十五年遇天台顗公
修習禪法特有念力顗歎重之晚講
涅槃法華及十誦律弘敷之盛見重
於時又善外學文筆史籍弥是所長
晚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構伊始並
續高僧傳第十七 第卅三丈 子
是營綜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

晩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搆伊始並
是營綜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

終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餘載足不
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之下勅追召
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往云
吾意終山舍豈宛城邑道俗虔請不
獲志而臨之未幾遂卒于州治之寺
時以為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
業六年六月也氣囑炎熱而加坐如
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都無臭腐返
有異香道俗歎訝遂緘于石室至今
如初焉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也少懷遠塵
之志父為求婚方便祈止長則勇幹
清美于時樂陽殿下統御荆州徵任
甚高非其所欲惟以情願出家王感
彼誠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後隨方問
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請業授
以禪法便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
清白律儀淳粹又誦法華万有餘遍
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徒雖衆其寂
居稱首有臨海露山精舍梵僧所造
亘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影響之
晦迹已後台嶺山衆一焉是囑二十

年間詢詢善誘無違遺寄便為二衆

曰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蕭響之
誨迹已後台嶺山衆一為是囑二十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四十二丈　手
年間詢詢善誘無違遺寄便為二衆
依止四部歸崇姿容瓌偉德感物情
頗存汲引毎於師忌勅設千僧官齋
越以衣盔之餘以充大施隨文皇帝
獻后崩日設齋呪願毎獲百段曾不
固流括州刺史鄭係伯臨海鎮將楊
神貴師友義重待遇不輕大業十二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脇
而卧卒于國清舊房春秋七十有四
臨終之時山崩地動境内道俗咸所
見聞台山又有沙門波若者俗姓高
句麗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
解義味開皇併陳遊方學業十六入
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其人利根
上智即有所證謂曰汝於此有縁宜
須閑居靜處成脩妙行今天台山冣
高峯名為華頂去寺將六七十里是
吾昔頭陀之所彼山祇是大乘根性
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
愁慮衣食其即遵旨以開皇十八年
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
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
自下初到佛壟上寺淨人見三白衣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三十八丈　手
從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晨霄思擇

出山七夜六畫大業六年二月忽然
自下初到佛龕上寺淨人見三白衣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三　八丈弗
從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晨霄思擇
統解玄微遭周滅法逃潛林薄又以
禪道內外相融開皇初年就緣講導
儀設華約事事翹心故二時法會必
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經後景初無
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
行不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
振法鼓動即千人乇赴供施為儔罕
區所以景之房內黃紫紬衣上下之
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擬為生物善經
身一著便以施僧其感利之郭為如
此也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覽
吾欲見弥勒佛去向乃作夜摩天主
又去賔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
荅云凡夫識想何可撿校向有天衆
邀迎耳余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
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也為善知識遂
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
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
旨瘞于紫陌河深灣之中三日往覸
所沉之處須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
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玄覺
孝慈居性祖學先讃後住京師録在
若甲卯叟　录
搭衣鉢從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

兩浙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玄學
孝慈居性祖學先讃後住京師錄
若罕罕 承
搭衣鉢從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
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壽命
將盡非久今故出與大衆別耳不盈
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國清春
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
舉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
莫問官私道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
外覩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所
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彥
者姓張氏清河人周朝廢教之時避
難投陳於金陵奉還智 者以太建七
年陪從入天台伏膺請業授以禪那
既蒙訓誨不停房舍爾處山閒林樹
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臥
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
法相有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背捨
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嬈試
宴坐怡然不[illegible]其慮大業七年二月
三十日卒于國清春秋六十六智者
門徒極多故叙其三數耳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